

# 这世界那么多人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很久没有这样循环去听一首歌了,歌者深情,旋律悠扬,歌词也深得我心,“远光中走来,你一身晴朗,这世界那么多人,多幸运,我有个我们……”这个“我们”不宏大,不是我和亲友或者家国,就是我和爱情,让人在中年的麻木中,想起月夜里相拥的影子,被泪水打湿过的长吻,黑暗里两簇车灯向着远方并成一束光……

这首歌叫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,是家里正在相亲的孩子推荐给我的。一场场相亲活动使她对感情的认知变得迷茫,听了歌又变得更加感伤。确实好的文艺作品总有突如其来的力量,指向人心中最脆弱易感的角落,让人变得更迷茫。她问我什么是爱情,如何在那么多人里找到我们。

这两个问题都很难回答,我只能空洞地指出有两本书,一本《小王子》是童话,可是成年人读了也感触,书的作者埃克絮佩利是一个孤独的飞行员,他用一个词,“驯养”,讲出他认定的爱情,讲出一朵玫瑰花和五千朵一模一样的玫瑰的区别,讲出自己所爱之人和世上芸芸众生的区别。但那是过于纯粹的爱

情,只有童话才配拥有,而且理解那样的爱情还是要动一点脑筋,所以用来做爱情启蒙的读物,其实还是另一本,马克·吐温的《亚当夏娃日记》比较好。人类的第一份爱情也许仍然失之天真,但是它发生在日常里,有高潮也有低落,却没有染上一点灰尘,干净得令今天的我们无比向往又无比绝望。

书的文字是马克·吐温一贯的妙趣横生,日记体又让这份爱透露出家常与平和的气息。二十年前初读的时候,年轻的我浑然不觉它深刻在哪里。故事简单,就是讲了亚当夏娃生活里的自己和心目中的对方。他们在芳草鲜美,泉水淙淙的伊甸园里相遇,那里没有死亡、没有战争,也没有爱情,空气芳香甜美,因为连老虎都是吃草莓的。是夏娃首先意识到亚当对她的意义,勇敢地迎向了她的命运——从人之初,女子就比男人更具有勇气,在爱情里的付出也更多。作为一个女子,她正像我们今天的少女、妻子和母亲一样,喜欢探索,热爱艺术和大自然,唠叨,为他人着想,当然也自以为是。而另一边,虽然夏娃是从亚当身上抽取的一根肋骨,但是他起初并不觉得疼痛,整天忙着劳动、探险、觅食,像后来的男子一样,忽视细节,凡事后知后觉。他成长缓慢,对爱情的认识,对夏娃的认识,对自我的认识,是直到夏娃死去后才最终完成。

当时只道是寻常,但是自己也经历过之

后,才明白好的爱情就像一颗种子的发芽,它一开始并不像后来的样子,发生了之后,还会纠缠着误解、疏远和疑惑。四十年后,亚当在夏娃的墓前明白了:“过了这许多年后,我发现我一开始错怪了夏娃。虽然被赶出伊甸园辛苦地生活着,可是和她在一起,远比独自在伊甸园中的生活更有趣,起初我认为她唠唠叨叨,没完没了,如今却为那个声音从我的生活中消失而悲伤。无论何处,有她在的地方就是伊甸园……”读到这里,真是心疼。也佩服马克·吐温,他的批判现实主义不仅指向当时丑恶的资本主义社会,也暗暗指向人之初。在他描写的这真正的世界第一初恋中,镌刻着爱的根性,它诚挚、质朴,无功利、审美,然而,也不对等。面对压力、掠夺、绝望和孤单,面对人世间一切的美好和不圆满,男人的答案很多,而夏娃的回答,也许永远是爱情。所以,想让它变得漫长和永恒,想那么在那么多人里遇见的“我们”永不消散,真的很难。

人类早已进化,变得务实和复杂,但是爱依然珍贵,依然令人向往,尤其是在少年人心中。这个阳光很好的午后,在梅花树下重读《小王子》和《亚当夏娃日记》,并且隔空与一群年轻的学子探讨,最后我煞风景地说春天近在咫尺,爱终究要散落天涯,有时候拼尽了一生,到最后也可能完不成伊甸园外的平淡传奇。他们一片嘘声,那些清澈的眼神里的不忿,就像是我粗糙的手拂过丝绸带起的毛刺。



宁静 许丛军摄

# 穷尽一生的等待

——格里格:《索尔维格之歌》

□木 火



四季乐韵

文学与音乐的联姻比比皆是。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与作曲家格里格合作,塑造了一个闻名世界的“回头浪子”——培尔·金特;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忠贞圣洁的女人——索尔维格。在诗剧《培尔·金特》的配乐中,《索尔维格之歌》是最美的一曲,如今已成为享誉世界乐坛的歌曲,甚至因深受挪威人民的喜爱被誉为“挪威第二国歌”。

培尔·金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物,有着“挪威浮士德”之称。他游手好闲、见异思迁,长期离家外出冒险闯荡,当过有钱人,当过假先知,当过疯人院里疯子们膜拜的“国王”……也干尽各种不光彩的勾当:拐走朋友新娘,沉迷女妖诱惑,为发财贩运黑奴走私珠宝,为求生风暴中将人推下大海……晚年潦倒的培尔·金特,在绝望中听到一阵美妙的歌声,他循声来到一座茅屋前,发现这正是自己的家,忠贞不渝的索尔维格在安详地等待他的归来,从花季少女到白发老妪……

《索尔维格之歌》深入地刻画了人物的形象和性格:端庄秀丽、纯朴善良、忠贞坚韧。

歌曲贯穿于诗剧后三幕,是索尔维格终日盼望培尔·金特返家,在茅屋前面纺纱,一面唱着一首民歌格调的歌曲。第四幕第十场,索尔维格坐在森林里的一幢茅屋前纺线,门上挂着培尔最喜带上的驯鹿犄角,夏日的阳光下,她凝视着小径,唱起了歌:“冬天不久留,春天要离开。夏天花会枯,冬天叶要衰。任时间无情,我相信你会回来。我始终不渝,朝朝暮暮,忠诚地等待。啊!……”乐曲结构是带引子、尾声的单二部曲式。开始是一个深沉、渴望的引子,随后第一主题在竖琴与圆号的伴奏下,由弦乐缓缓流淌出来,像是内心忧郁的倾诉,诉说着恒久的寂寞的等待。转至第二主题,变成了A大调,三拍子,小快板,明朗的小提琴声部在连音与连续附点的节奏中荡开,立时扫去了心头的阴霾,像是见到培尔·金特时的喜悦情绪。在歌曲中,副歌(第二主题)部分只有“啊”一个歌词,有点花腔的味道,深刻地表达了这位挪威女子金子般的心灵、大海般的深情,婉转的曲调、真挚深厚的感情也足以融化听者的心。

《培尔·金特》公演时,观众看到戏剧临近结束时(第五幕第五场),舞台上的培尔·金特在剃一只洋葱,他剥去一层又一层,剥完了所有的皮,什么也没有找到。易卜生通过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性的情节,突出了全剧的哲理:自私、专横地向生活索取的人,最终一无所有。培尔·金特沉溺在他不可一世的故事里,历经了三场模棱两可的爱情,牧女渴望的是肉欲,绿衣女爱慕的是地位,阿尼特拉追求的是财富。唯有索尔维格,始终不渝地等待着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结局:培尔·金特归来——人性的回归。她的一生也似在虚掷光阴,不求索取,将自己的青春与爱情寄托于一个空洞而渺茫的希望。她是培尔·金特的妻子,又像是母亲,但无疑是一个圣洁的女人。

在辗转回乡的路上,培尔·金特遇到一名铸造纽扣的工匠,他对培尔·金特说:“他(培尔·金特)一生是个失败者,必须把他当作废铁,送去铸勺子里去。”培尔·金特慌张地说:“我去找人出面证明我一辈子曾始终保持着自己真正的面目。”陷入绝望的培尔·金特幸运地遇到了索尔维格,请她用爱情来保护他:

当青春已逝,爱情已老,所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,被岁月风干了的心灵最终铭记的是:保持真实的自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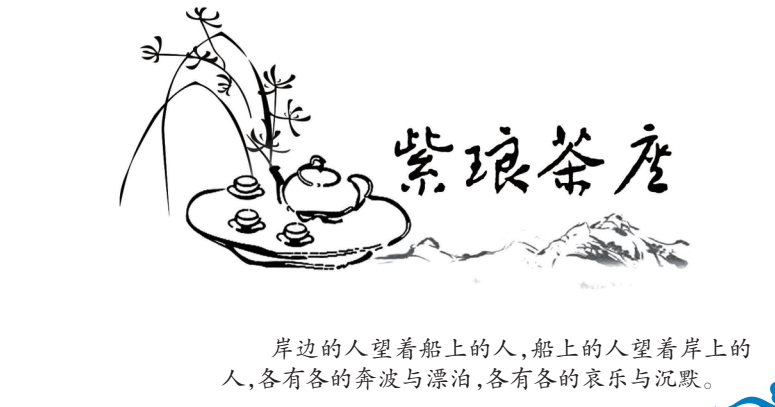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自己,那个真正的我,完整的我,真实的我到哪儿去啦?”索尔维格说:“你一直在我的信念里,在我的希望里,在我的爱情里。”最后,被爱救赎了的培尔·金特在心上人索尔维格的怀中离开了人世。

因为忠贞而宽容的索尔维格,培尔·金特的人生终于圆满。可世间会有多少个索尔维格呢?在格里格改编的《培尔·金特》一、二组曲中,《索尔维格之歌》的旋律成为最后一首乐曲,给人以宁静完美的感觉,也使组曲归于理想圆满的境界。当青春已逝,爱情已老,所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,被岁月风干了的心灵最终铭记的是:保持真实的自我。而索尔维格的爱和信仰,是人性至美的答案。

1876年2月24日,《培尔·金特》成功上演。第二年夏天,格里格与妻子尼娜历经考验的感情出现了裂痕,他独自居住在哈当厄尔峡湾沿线的洛夫特胡斯山村,采风一年,沉浸在了土得掉渣的斯堪的纳维亚山区的音乐中,写出了不少有意思的曲子。1883年,格里格更像他笔下的培尔·金特一样,逃离了爱人尼娜,去拜洛伊特聆听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《帕西法尔》,在欧洲举行巡回演奏会,还在霍尔堡诞辰两百年之际写出一部传世佳作《霍尔堡组曲》。转了一圈后,他还是回到了尼娜的身边,两人在特罗尔豪根盖了房子,余生都定居在了那里,偶尔去各地开音乐会,只演奏夫妻自己的作品,同行的还有尼娜,当然也只唱她丈夫的歌。

1907年9月4日,这位64岁的老人在卑尔根逝世。妻子尼娜在格里格逝世后的28年间一直住在特罗尔豪根的家里,像索尔维格一样,唱着爱人写的那些歌。尼娜回忆着:“他(格里格)在卑尔根山城外桑德维肯郊区找到一座四面都有窗户的亭子,在依山傍海的小山上,一面可以看到波浪在海面上相互追逐,一面可以欣赏山色,最先完成的段落是《索尔维格之歌》,然后是《奥塞之死》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山上那个明亮的夏日黄昏,我们一边演奏一边唱着《索尔维格之歌》。格里格第一次笑了,对这首歌很满意,称它是一盏公众的灯。”

永远的记忆,也是永远的守候。当年的尼娜,如今所有的挪威人,都在高山与大海的对话中守候着格里格的灵魂。



岸边的人望着船上的人,船上的人望着岸上的人,各有各的奔波与漂泊,各有各的哀乐与沉默。

## 人歌人哭水声中

□江 徐



坐看苍苔

外婆挂念乡下老屋,舅舅趁假期开车带她回来住两日,我便也回去。

孩子大了,就像鸟儿出巢了。老人老了,就要依靠儿女生活了。除开烧经上坟、给故去的亲人做周年祭祀,老屋常年关门一把锁。清明回去,我从窗户缝隙里捡到许多白蝴蝶的尸骸。这次回去,扫洒洗晒完毕,坐北门口,吹风,看船……

通吕运河,从我所坐位置至河面,直线距离不到百米,中间隔开一畦花生地、几杆芦稷、七八棵银杏、一排手可摘星辰的白杨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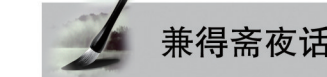
河里的船一会儿过去一只,一会儿又过去一只,和小时候一样。又不太一样——如今,河里的船,比门前路上的车多一些。这些船大多是军绿色的,偶尔有一只天蓝色的,船尾擎一面红旗,从杨树间隙里穿行而过。船与流水的汨汨之声,也算一种乡音吧。

我并不想念这里,却几次梦见运河。有一回梦见东南方向飘来梅花状的粉色的云,运河里停着一只轮船,也是粉色的。还有一次,梦见河面格外宽阔,高大古老的树木笼盖河面。我成为一个意识,飘荡于河面上方。大鱼游过,激起波浪。好些人在河里来来往往,其中几个老外驾驶一种简易工具,嗖的一下来了,嗖的一下去了,他们面带微笑,无所畏惧。他们经过时激起层层波澜。我期待并享受被波澜撞击的感觉。运河到了尽头就变成铁路,人们像囚犯一样在铁路上行走。我选择走边上的泥路,脚蹑上拖着链条。路边一户人家,在门前劳作,看见有人经过,立马停下手里的活,大人小孩全都唱起歌来。一个老外唱得最投入,像哼唱摇滚曲那样轻柔,脸上挂着陶醉的微笑。我走过,又

终生修一个“静”字,与自然融为一体,天人合一,是中国士人的理想境界。

## 为什么学艺术

□杨 譔



兼得斋夜话

有这样一副对联:“每临大事有静气,不信今时无古贤。”临大事淡然镇定而有静气是古贤的特征之一。明代学者吕坤说:“性天之妙,唯静观者知之,唯静养者契之,难与纷扰者道。”终生修一个“静”字,与自然融为一体,天人合一,是中国士人的理想境界。

沿着什么样的路径才能通达这一理想境界?读书做学问、学习艺术、历练世事、练武术、学习各种技术、担水劈柴田间耕种,最终都可以进阶“道”。然而无论哪一条途径,其间都要不断突破故我,由量而质,由表及里,精进不息。犹如参禅,透过一关又一关;犹如登山,攀上一峰又一峰;犹如行舟,越过一滩又一滩,直至人生终点。

北宋黄庭坚是一位大诗人,与苏东坡并称“苏黄”;他同时又是一位书法大师,于行、草书都有独创,与苏东坡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黄庭坚自述学书经历说:“学书三十年,初以周越为师,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。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,乃得入笔意;其后又得张长史、僧怀素、高闲墨迹,乃窥笔法之妙;于樊道舟中,观长年荡桨,群丁拔棹,乃觉少进,喜之所得,辄得用笔。”由此可见黄庭坚学书共历四个阶段:第一阶段是以周越为师,沾染上了俗气。周越在当时也是一位书法名家,善草书,真行尤妙,落笔刚健,但格调不高书卷气。第二阶段是得古人笔意,第三阶段是得古人笔法,第四阶段是悟通了书法与自然之间的关系,以自然为法。纵观黄庭坚一生,其境界的提升也与其书的进程相仿佛。

为什么要学艺术?有些人是为了修身养性;有些人是为了在生活

中能够更多地发现美、创造美,更好地享受生活;有些人是为了通过艺术达到追求真理的目的;也有些人把艺术看作是一门技术;更多的恐怕是出于眼前的功利,比如升学加分、利于就业、办班挣钱、改变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、打发寂寞等。

最近一连看了三个春联展,其中又以个簪艺术馆里的那个全市大、中、小学学生春联展规模最大,基本上能够反映出这几个年龄段学书者的真实状况。参展的300位作者,一般都习书有年,有的已有很扎实的基本功。看展品,大约95%以上的作品严守法度,又难免显得拘谨了一些;大约有5%的作品尝试以意为法,快乐书写;以情为法,以境界(自然)为法则未见。学习艺术,能否在起步阶段就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很重要,不得法,则一辈子与艺术无缘。

有人可能会说:“学生嘛,当然要以法为法,以工整为上,写意抒情还早着呢!”技法可以是渡人的桥梁,也有可能成为禁锢于前行路上的迷障。古人早就提出“取法乎上”的忠告,许多人嘴上常说“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,为什么到学习艺术时就糊涂了呢?法与则是死的,但可以活学;活的艺术思想也可以被学死。长时间一成不变地谨守陈法旧则的后果是很严重的,人也变得呆板,天才如黄庭坚尚且会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,何况他人?曾看过一著名演奏家辅导一小女孩拉小提琴的视频,他要求陪同的家长不能给孩子以压力,要求孩子在演奏时不要死扣每一个音符、小节,他拉着孩子迈开步子,慢慢地进入一种起舞的状态,神奇的一幕出现了——孩子的脸上有了笑意,琴声变得流畅欢快,就像早晨波光粼粼的湖面……

艺术是什么?爱尔兰作家王尔德说:“艺术不必满足于反映自然,因为它是高于反映的再创造,是不屑重复的新歌。”好的艺术都是鲜活的,是那些能够透过事物表象、揭示事物本质、寄寓了作者崇高情感和思想的作品。这也是我们学习艺术的目的与价值所在。